

农场记忆

常佳

记忆深处,一条璀璨的星河横亘天空。明或暗的繁星点亮胜利油田临盘油区农场的夜晚。

外婆摇着蒲扇,凉风习习。我躺在外公的怀里,听着场院里的街坊邻里聊着新鲜的见闻。蝉、蟋蟀、青蛙共同演奏着悠扬的小夜曲。那时,灯光不足以照亮整个街道。远远望去,灯泡微弱的光就像田野里的萤火虫。半梦半醒间,我感觉自己是逍遥快活的小巫仙,骑着扫把就能飞到月亮上。

外公外婆的老屋坐落在盘河岸边的一片农场里。那时候时光走得很慢,我坐在门槛上,看阳光踱步悄悄移动着树木的影子,蚂蚁在花草边的泥土里搬着家。老屋场院里有棵会开花的树,小伙伴们固执地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芙蓉树。猫儿淘气地爬上芙蓉树,几片花瓣被惊动落下。

我总是溜入小姨的房间。床是用砖头垫着门板搭建的,报纸裹着糨糊贴在墙上,散发着甜甜的香气。这小屋子既不保温也不纳凉,却美得很。平日里,小姨在基地的技工学校实习。每次放假,小姨从学校回来,都会带很多我没见过的新奇小物件。她穿着漂亮的花裙子,在这个朴素的小村落里,显得格外洋气。

外公骑着带大梁的车子下班,身上有特殊的味道,是机油的味道。外公负责农场拖拉机的维修,平日积攒一些废弃的铁丝、螺丝钉和零件,就能做一些很有创意的小物件。一块木板和几个小铁条焊出来的小板凳,用了30多年,油漆虽然已经剥落,却依然结实耐用。废旧的铁桶改装成烤地瓜的小炉子,冬天的时候,外公会用它给我烤地瓜,我就蹲在小炉子旁边和外公聊天。

有时候,我们去农田帮外婆做些农活。沁凉的井水随着抽水泵的一压一起缓缓流出,清洗几个刚摘下的红彤彤的新鲜西红柿,酸甜又起沙,浑然天成的味道,是大自然馈赠的礼物。我在菜园里踱着步,小心翼翼地抓下白菜叶子上的虫。不远处的外婆在帮豆角盖“房子”,帮黄瓜爬高,给南瓜挂网兜。外婆会种地、养鸡鸭,扯块花布就能给我们做出漂亮的衣服,普通的玉米面也能变成餐桌上的美味。

外婆家境殷实,陪嫁的木头箱子最底下有很多大额。她跟随外公来到这片荒凉的土地开垦、建设,从未抱怨过工作的辛苦和物资的匮乏。外婆用粗粮细作、化粗布为花裙的巧手将日子装点得有声有色,生活从未被怠慢和虚度。提起“家属”“大集体”这样久远的词汇,我会想起外婆,还有很多像外婆一样的梳着齐肩短发、扛着铁锨、踩着缝纫机的“张姥姥”“李婆婆”“王奶奶”。

我们这一代小孩儿奔跑在农场的田野里,吃过百家饭,穿过百家衣,被不同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抱在怀里长大。在物资缺乏、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他们是家庭温暖的港湾,也是油田快速发展的坚实后盾。

童年的故事和记忆就从这片农场开始。我们是这片油区的“油三代”。爸爸妈妈是“油二代”,工作很繁忙,忙于会战和奉献,“油三代”被安放在“油一代”身边。

有一天,妈妈拿着一身花裙子和白雪公主的新书包突然出现在外婆家。妈妈拿着口红,在我的额头中间点了一个好看的小点,为我扎了好看的小辫。妈妈仔细端详我的样子,让我着迷。该上小学了,妈妈要接我去矿区生活。坐了很久的公交车,来到了一排平房。

矿区比农场要现代化一些。高墙将矿区和农田分隔开来,高墙内是逐步建设与发展的家属区,高墙外有郁郁葱葱的麦田和正在耕种的老牛,抽油机愉快地挥动着曲柄。记忆里的天空是湛蓝的,云彩像被撕扯后拉丝的棉絮,湛蓝天空和白色的云彩饱和度很高,纯洁干脆,蓝白分明,似乎没有一点融合和晕染。云彩遮挡了太阳,地面上的影子会有清晰的轮廓,影子里和影子外,会有很明显的温度差别。

记忆深处的矿区小院,干净整洁。水泥盖板下的水沟里,有甩着靓丽尾巴的孔雀小鱼。几排整洁的小平房,孩子们在胡同里嬉戏奔跑。用砖瓦铺砌的小路上,青苔装饰着砖瓦缝隙中的泥土,湿润且充满色彩。

矿区的生活平静安宁,这里的居民来自五湖四海,说着不同地域的方言,从事着不同的工种,但是都被石油这两个字紧紧连接在一起,共同守护着神秘的“黑金石油”。

连接“油二代”和“油一代”的是好几辆长长的公交车,我们叫它“大通道”,往返于爸爸妈妈工作的矿区和外公外婆生活的农场。每个周末,父母就会带我坐着那个长长的铁皮公交车,回到农场看望外公外婆。望着车厢里拥挤的人群,爸爸妈妈不得不把我从车窗处递给等候接车的外公。外公的布鞋,说话的声音,急促的喘气声、身上香烟的味道如今依然清晰,可是他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

田野里,抽油机留下了时光的影子,时光像一条银河横在记忆中,那时的我们无法想象这个石油小镇在祖国能源建设的海洋中乘风破浪。

说起对于石油行业的热忱,那是我、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外公外婆的故事。说起对于石油小镇的情感,那是三代石油人共同的生活记忆。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40

中国石化40年
1983-2023

我们的40年

朝阳
足音

赵春国

春日里的陕北高原,群山从冬天的睡梦中渐渐苏醒,焕发出勃勃生机。最先是以淡粉的杏花带头,然后红色的山茶、白色的梨花,一派春意盎然。

早上6点,随着手机闹钟准时响起,王磊迅速穿好衣服,然后打开窗。空气中夹杂着淡淡的花香和微微的凉意,让他很快就醒了神。坐在电脑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录“早报”。他将十几公里外施工现场人员发来的生产动态汇总分析后,熟练又准确地录入生产日报系统。

资料录入完毕,对于汇报中的问题和特殊重点井工况,王磊拿起手机:“工长,你汇报的钻具结构组合不对,请尽快更改。”“吴师傅,井上什么原因起钻?起钻原因要标注清楚。”只有落实清楚每口井的具体情况,他才放心地洗漱收拾,准备早饭。由于没有食堂,王磊给自己下了面条。等面熟的间隙,他又抬眼看了看窗外的大山。

这是陕北靖边县众多山丘中一座不知名的山,距离县城5公里。作为经纬公司胜利定向井公司南方分公司华北项目组的定向工程师,王磊已经在这座山上坚守了5年。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就像他最喜欢的歌手朴树在《平凡

坚守者

之路》里唱的那样,从2010年大学毕业,离开家乡安徽砀山开始,王磊先在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后到大漠戈壁的新疆,再到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岁月的淬炼,让王磊从一脸稚气的青春少年,变成了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石油汉子。随着市场不断壮大,他的岗位也从小队操作人员,成为能独当一面的项目组技术管理干部。

无法忘记,2013年,在离家万里的土库曼斯坦,由于签证原因,国内两名同事无法抵达现场,他和另一名同事干着4个人的工作。寒冷的冬夜,温度已降至零下20摄氏度。经过一夜的施工,两人又累又困,却因为怕耽误事而不敢回到只有几百米远的宿舍休息,就躺在仪器房的沙发上打个盹,一旦情况变化,随时醒来处理。就这样,他们在异国他乡撑起了定向井的一片天。

无法忘记,2017年,在山西永和,秋季连下几天大雨,钻井队着急等着定向人员上山。山陡沟深、泥泞路滑,汽车只能开到山脚。没办法,大家扛着仪器一趟趟往山上搬运。等到了井场,所有人都变成了泥猴……

拉回思绪。王磊吃完早饭,按惯例跟远在东营的妻子通个电话。由于聚少离多,妻子专门买了地图,郑重其事地挂在墙上。王磊每去一个地方,她就拿笔在地图上画一道红线,随着地图上红线越来越多,妻子的手机搜索框里也多了不少陌生的地名。好几次在电话里,妻子非常熟稔地说起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气候特点,埋头于工作的王磊刚开始还不理解,后来才慢慢明白,这是内敛含蓄的妻子表达思念和爱意的独特方式。

整个上午的工作都特别繁忙。审批现场定向施工方案,准备人员上井仪器配件,整理完井资料信息,脉冲送修维保,统计汇报材料,王磊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一项一项进行处理。

下午3点,又到了每天生产例会的时间。尽管这里只有王磊一个人,他还是认真真地参加视频会议,按时将项目组每日生产动态及现场情况汇报反馈至公司,和后方技术人员一起商讨下一步施工方案。生产会后,利用下午的一小段空闲,他开始整理旁边的物资库房,尝试着维修井下冲蚀的阀筒。

天近黄昏,太阳慢慢钻进薄薄的云层,群山峰峦一片金色,这是最美的时刻。王磊站在山顶上放眼看去,沟连着沟,坎接着坎,在陕北高原的褶皱上,一口口、一丛丛气井镶嵌其间,一个个红色的身影,仿佛一团团跃动的火焰,给大地平添了许多雄浑与壮美。

(作者来自经纬公司)

胡秋云

岁月的河流漫过记忆的沙滩,抚平了许多琐碎的日子,却将那些镌刻在脑海深处的事物冲刷得愈加清晰。

从我进入洛阳石化二联合车间算起,至今已三十五载。基层一线的砥砺和文字写作的磨炼,构成了难忘而终将逝去的岁月。透过时空的云雾,青春的足迹依然清晰可辨。

参加工作那年,我刚好20周岁,中国石化正好成立5周年,一个风华正茂,一个青春年少。新建的装置,等待着开工投产。

新人入职的年轻人,期待着人生的转变。“是骡子是马,牵出去遛遛。能干的,扶你上马;不行的,靠边站!希望大家能经得起考验,尽快熟练驾驭这套新装置,实现开工一次成功,拿出合格产品,向全厂报喜!”

历经风雨磨炼,终会百炼成钢。参加工作到基层倒班的十载,写作是我最大的业余爱好。苦于此,乐于此,也得益于此。

后来,我通过竞聘来到管理岗位,承担宣传、文秘等工作。干这活儿,常常夜以继日。下班后,喧嚣散尽,最宜凝思冥想。彼时,灵感乍现、思如泉涌,我埋头伏案、奋笔疾书。

开工的那段时间很忙,我所在的气体分馏装置对密封要求极高,反复试压、试漏、换阀、换垫片、加盘根。单机试运、水联

运、蒸汽吹扫、氮气置换、引原料进装置,升温、升压、调整操作……来回穿梭,跑上爬下,身上的汗水出了又落、落了又出,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用坏的劳保手套一双又一双,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一本接一本。工作学习,环环相扣,日子充实。

当高纯度精丙烯、高质量的烷基化汽油问世的那一刻,我们欣喜若狂、热血沸腾!

青春之路不尽平坦,也有艰难险阻。液态烃易燃易爆、有毒有害,一旦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那次,装置停工退料时,换热器底部排凝阀突然脱落,液态烃喷涌而出,整个装置白茫茫、雾蒙蒙的。幸亏,我们有平日严格事故的事故预演和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加持,正确果断处理,化险为夷。

历经风雨磨炼,终会百炼成钢。参加工作到基层倒班的十载,写作是我最大的业余爱好。苦于此,乐于此,也得益于此。

后来,我通过竞聘来到管理岗位,承担宣传、文秘等工作。干这活儿,常常夜以继日。

下班后,喧嚣散尽,最宜凝思冥想。彼时,灵感乍现、思如泉涌,我埋头伏案、奋笔疾书。

2002年初,我调入一家中国石化控

股、三方合资兴建的化工公司。当年六七月份,为庆祝开工投产10周年,我们要拍摄一部电视纪录片。画面、字幕、采访,方方面面都需兼顾。那天晚上,我反复推敲解说词,仍觉不尽人意。站起身,伸个懒腰,望着窗外皎洁的月光,一时有些茫然。

忽然,习习夜风送来桂花缕缕馨香。蓦然,我从桂花想到“团结”这个词,忆起了许多:装置大检修现场,哪里有难活儿、脏活儿、累活儿,哪里就有青年突击队顽强奋斗的身影……我恍然大悟,团结奋进就是企业发展的最强劲力量。于是,解说词得到进一步完善。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多年来,我用笔记录感人的故事,用心感知奋进的力量。当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果时,即便劳累也会有一种幸福的满足感。

一路走来,栉风沐雨、风尘仆仆,却也是步履稳健、心神怡然。只因祖国在强盛,企业在壮大,人民的生活日益美好。作为社会一员,作为一名基层石化员工,紧随时代步伐,做好应该做的,便无怨无悔!

(作者来自洛阳石化)



俯瞰洛阳石化厂区

王东亮 摄



我们的40年

陕北工区定向井施工现场

丁静 摄

我想说

高鹏飞

我想说的春天
是美好生活与加油站的相遇
在清晨、在棚棚、在心底
常常给我无穷力量的朝阳红
它让我遥望,也让我守望

我想说的夏天
是奔跑的百日竞赛
以及榜单上的争先恐后
包括绿油的版图上
治破治旧奏响的清朗乐章
它让你热烈,也让你憧憬

我想说的秋天
是服务提升行动
必将打开收获的大门
包括一路生花的易捷加油
以及满意度护航的客户评价
包括引车到位的每一个身影
怀揣着的石化梦
包括镰刀与锤头指引的方向
引领着每一个石化人凝心聚力跟党走
引领着每一座加油站建功立业新时代

我想说的冬天
是攻坚创效托起的暖阳
在无数瞬间扑向我的感动
包括高质量发展的信念
在奋进时刻如炬的目光
告诉我不忘初心的意义
告诉我牢记使命的荣光

(作者来自山西石油)

散文

骆驼刺

杨云莲

我是一个粗线条的人,家中虽然也会放置几盆花草,但这些花草的结局不是旱死、就是涝死。让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进疆后那些零零星星散落在砂砾和戈壁中的骆驼刺却让我情有独钟。

刚到西北油田时,映入眼帘的是无边无垠灰白色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看不见青草,听不见鸟叫,世界变得苍凉和静寂,我突然感到恐惧,特别想家。这时,一株隐藏在沙丘旁边的球状植物吸引了我的眼球,我走了过去,不自觉地抚摸了一下,当时它那细枝上的刺扎痛了我。我却舍不得放下它,因为在这样人称死亡之海的地方,它就是生命。

在沙漠住下后,我知道了这种球状植物学名叫骆驼刺,属豆科,落叶草本。因为这种植物茎上有刺状的很坚硬的小绿叶,是戈壁滩和沙漠中骆驼唯一能吃、赖以生存的草,故又叫骆驼刺。我爱骆驼刺完全是出于一种敬佩,因为它经得起干旱和寒冷的严酷,在一切生命望而却步的大漠戈壁,只有它以最简单的方式生存下来,为大漠戈壁添出唯一绿色的点缀。每每大漠盛行的沙尘暴来临,骆驼刺在飞沙走石中摇曳挣扎,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大自然中演绎着青春之歌。

生活给了我一次拯救骆驼刺的机会。一日,我随同项目到一个钻井队搞钻前的安全验收,在井场外边捡到一棵折断的骆驼刺,我轻轻地把它包起带回,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栽在我住的公寓窗外。谁知不到两个小时,它就蔫了……我抚摸着骆驼刺,感到无奈和伤心。一位老职工看了眼骆驼刺说,这里栽不活,沙窝子才适合它。

我把那棵半干的骆驼刺埋在一棵沙丘下,期盼地下的潮气来复苏它的生命,期盼它有朝一日破沙而出,期盼孤独的它和大漠戈壁上星星点点的梭梭、红柳、胡杨结盟,将绿色铺满大漠、铺满戈壁……

(作者来自西北油田)

石化漫忆